



我在时光深处 等你

心裳作品

原名《目标已锁定》
最执迷喜心初恋故事
2011年度最佳作者
都市榜冠军作品
十年，
如果仍不能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那么时光的意义是什么？

等你终于确认，
火

I am waiting for you
in the ashes of time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在
时光深处
等你

心裳作品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 心裳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13-2310-1

I. ①我…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3208号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著 者: 心 裳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九 萧
封面设计: 大观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320千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310-1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原来你还记得我 001

第二章 我比谁都要爱你 025

第三章 那些为你受过的苦 058

第四章 颠覆了一座城池 085

第五章 破土而出的情愫 110

第六章 爱了怎能说清楚 138

目录
Contents

第七章 生长在她心里的一根刺 163

第八章 世间仅有一个你 185

第九章 骗子与傻子 203

第十章 钟情已是旧时伤 239

第十一章 我最怕的，是我们终究没有在一起 265

后续（一） 283

后续（二） 287



用时一小时三十分钟，雷韵程把自己打扮成自认为最完美的样子才从房间里出来。雷逸城早已等得不耐烦，扫了她一眼，眉头紧锁，无半点欣赏之意：“说实话，我真不想带你去，我觉得丢人。你知道我最烦那小子。”

她弯身穿好银色的高跟鞋，在试衣镜前转了两圈，偷着拢了拢垫了胸垫的胸，满意地眯眼一笑：“漂亮吧？”

雷逸城无视她造假的“波涛汹涌”，抚着额角叹气：“爸知道了一定会揍我。”

“没事，妹罩着你！”雷韵程极有义气地拍拍胸脯，抓起他的车钥匙在手中抛着玩，“让我开吧？”

“等你有了驾照再说！”雷逸城精准地在半空中接住车钥匙，恨恨地咬牙，“动作迅速点儿，迟到这么久，肯定被那群孙子罚酒。”

“明白！”雷韵程立正站好，有模有样地敬了个军礼，踩着高跟鞋紧跟上去。

雷逸城把车直接开进封印家宽阔的院子，很不客气地停在院中间。车子熄了火，他仍有些不甘心劝说：“去警校有什么不好？我们警队有很多条件不错有能力的小伙子，等你毕业了随便你挑！”

雷韵程拿出小镜子检查自己的妆容：“那飞行员又有什么不好？”

“飞行员危险，再说空军学院比警校更严格，不到一天你就得吵着回家。”这些话，雷逸城说过很多遍，他都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似的啰唆，偏偏这死丫头自从打定了主意，就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她收好镜子，耐心把这段她能倒背如流的劝说词听完，做出一副惋惜的样

子：“哥，你怎么没去居委会工作啊？当个小小警察真是委屈你了，完全不能发挥你的长处嘛。”

雷逸城是个火暴脾气，要搁平时早一巴掌拍过去了。他几度深呼吸才把怒火勉强压下：“选飞行员又不是选美，那么高的淘汰率，你这样的娇小姐就等着被刷下来吧！”打开车门前，他不放心地又叮嘱几句，“等会儿见了封印，你要是表现得太丢人，我就把你打包送回去，自己看着办！”

雷韵程撇嘴，戴上太阳镜，丢不丢人，那要以她的标准来衡量。

这是一个小型私人聚会，到场的都是一群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露天烤肉，围着长长的桌子喝酒胡侃，还有人在屋子里面谈情说爱。

看着那个发尾卷卷的小丫头从雷逸城车里下来时，原本无聊到昏昏欲睡的封印眼睛一下亮了，顿时来了精神，嘴角玩味地一勾，把架在头顶的太阳镜罩在眼前，迎上去张开双臂，给了雷逸城一个热情过度的拥抱：“嘿！哥们儿，还以为你不肯赏脸，可想死爷了！”

他嘴上寒暄着，镜片后的双眼却一直在雷韵程身上打转，心里嘀咕这女孩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少来这套。”雷逸城很不给面子，嫌恶地把他推开，顺便扭正他的脸，用脚指头想都知道他的注意力在谁身上，“老天不长眼啊，你怎么还是四肢健全，不少胳膊不少腿的？”

封印啧了一声：“恶毒，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表现出你想哥了能死啊？来都来了还装蛋。”说罢，手臂一勾雷逸城的脖子，压低声音揶揄，“这个小可爱还没成年吧？警务人员勾引未成年少女？嗯？”

雷逸城诚实点头：“别想着祸害她，把你那魔爪收回来。”

他们这群人胡闹起来没底线，本着“朋友妻不客气”的原则，逗一个是一个。虽不会动真格的，但却搅黄了彼此不少的好事。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测试你另一半感情的忠诚度。

“长官发话了，小的执行就是。不过话说回来，指不定她主动往我魔爪里钻呢，那可别怪哥们儿把持不住。”封印很有预见性地挡住雷逸城挥来的拳头，冲不远处的男人们大吼一嗓子，“迟到的来了！罚酒十杯！兄弟们拿超大号的扎啤杯招呼着！”

雷逸城知道免不了被灌一通，让他更加有口不能言的是有件事真被封印给说

着了：他家妹子就是个自动送上门的货。

几个男人押着雷逸城去罚酒，封印没动地方，收敛了痞气打量着身后的小可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雷韵程没跟上去，站在原地大方回视，心怦怦地乱跳着。封印不笑的样子有点严肃，甚至还带着压迫感。他好像比以前长得更加高大了些，肤色也黑了。即便两人都戴着太阳镜，她仍能感觉到封印尖锐的眼神在注视着她。

踩着让她脚痛的高跟鞋，雷韵程走上前，微微仰头冲他弯唇：“还有几个小时我就十八岁了哦。”

她耳力好，自然一字不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封印顿时就想笑，明明是个稚嫩的小鸡崽儿，还偏要走成熟范儿。他玩味地挑起眉，饶有兴趣地摸摸下巴，视线扫过那张粉嘟嘟的小嘴唇：“那我应该送你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才好呢？”

“先谢谢咯，时间到了我会主动和你要的。”雷韵程强装镇定地走开。再不走，她怕自己克制不住扑上去，那时，雷逸城绝对立马把她轰走，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她的生日礼物怎么办？

封印最终没能记起在何时何地见过她，但有件事倒是很想提醒她一下：你年纪还小呢，妹妹，还有发育的机会，不用这么着急往内衣里垫那么多东西……

雷逸城一口菜没吃就被逼着消灭了几大杯扎啤，动一动都能听到胃里的水声，大伙儿这才准他缓一缓，一会儿继续。

封印幸灾乐祸拍着他的肩，恐怕他吐不出来：“你还行吗？要不去里面躺会儿？”说罢，他开始教育这一桌人，“我说你们也太不给雷警官面子了，没看人家带着小姐儿来的吗，等会儿真醉了让人家小姐儿怎么办？”

男人们全都怔了怔，然后个个笑得意味深长，原来这小子还没认出来他嘴里的小姐儿是谁呢。

“这有什么不好办的，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雷逸城给你上的供？”

“还有此等好事？”封印受宠若惊又狠拍几下雷逸城，“对哥们儿不薄！这大礼哥们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雷逸城脸色很难看，甩开他的手，狠狠瞪了一眼装无辜的妹妹。

雷韵程在边上脸一红，背对着封印冲大家竖起食指放在嘴前，一个劲儿挤眉弄眼拜托哥哥们别说破，她想留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亲自为他揭开谜底。

大家很有默契地及时打住话题，谁还不知道雷家小丫头对封印的那点心思？

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人人喝得东倒西歪，连雷逸城也不例外，趴在沙发上昏睡。雷韵程为他披上外套，一双眼睛开始打量封印的身影。

院中没有主光源，光线暗得很，她不知自己做贼似的举动都被在泳池边躺椅上悠闲休息的男人尽收眼底。

她晃悠着到泳池边望着池水失落叹息，蓦地听到封印戏谑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你找我啊，小可爱？”

“啊！”雷韵程不知道这儿还有人，吓了一跳，转身时没留心脚下，扑通一声跌入水中。

封印没想到她竟然不会游泳，看她扑腾了几下渐渐沉底，眉头一皱就跳了下去。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即将碰到她的那一刻，雷韵程忽然主动拽住他，另一只手搭上他脖子拉近，一个软软的嘴唇就这么贴上了他。

这小可爱竟然偷袭他？岂有此理！

封印浓眉一挑，顺势扣住她的头，加深这个意外的吻。

等两人一起吻着冒出水面，封印才放开她的唇。雷韵程剧烈地喘着气，红扑扑的脸上扬着一抹极为欠扁的笑意：“这个生日礼物我喜欢，谢啦封印。”

封印一怔，思维停顿了一秒后轰然炸开，不可思议地瞪着她。这个笑，这个恶作剧后得意的眼神，他怎么能忘？

“钢牙妹！”

雷韵程浑身湿漉漉地走进封印的房间，可真算是旧地重游。几年前，她也曾在这么狼狈的情况下来到他的房间……

一块大毛巾忽地落在她的头上，遮住了她的视线，也阻断了她的回忆。

“去里面洗一下，我给你找衣服。”封印转身离开，声音有些冷冰冰，但雷韵程的好心情一点没被影响，哼着歌听话地跑进他的浴室。

封印从不把女朋友领回来，何况他现在是钻石级的单身小青年，家里没有雷韵程这么大女孩子能穿的衣服。封印在母亲的衣柜里翻来翻去也没找到一件适合她穿的。房间里，雷韵程已经洗好，在浴室里扯着嗓子叫他：“公主要更衣！”

没辙，封印找出自己的衬衫顺着门缝递过去。雷韵程看见衬衫愣了一下，脸蛋发热：“你的衣服啊？这样不合适吧？”

“皇帝的新衣你觉着合适吗？合适的话我给找一件。”封印一边说一边脱掉自己湿淋淋的衣衫，换上条大短裤。

合适——她在门后面以口型无声回答。

他的衣服对她来说太大，雷韵程对着镜子照来照去不禁撅起嘴巴。奇了怪了，不是都说女人穿男人衬衫最漂亮最性感吗？怎么轮到她就显得那么不伦不类，一点美感都没有呢？

不美就不美吧，她做了个深呼吸，硬着头皮出来。封印叼着烟正在拿毛巾擦头发，凉凉地瞟了她一眼：飞机场才是回归自然，波涛汹涌全是假象。

他不说话，雷韵程不免紧张，故意找了个安全话题：“好多年不见呀封印，我变化很大吧？”

封印本想不搭理她，终究没忍住好奇心，把毛巾往脖子上一搭，冲她招招手：“你过来。”

雷韵程跳着凑过去。封印吐了口白雾，捏着她的小下巴，左看右看：“张嘴。”

“啊——”雷韵程像被医生检查喉咙似的张开小嘴，还附带“啊”了一声。

“让你‘啊’了吗？”封印眼一瞪，“笑一个。”

雷韵程听话，抿着嘴笑，可又被他凶。

“露齿笑会不会？”

“可是笑不露齿啊。”话音刚落，下巴处就传来一阵痛感。封印使劲儿捏了捏，痛得她立即龇牙咧嘴。

嗯？这一口小白牙还真晃眼。

封印放开她，又是仔仔细细地审视她，一双眼睛雷达似的把她从头扫到脚，从前扫到后。

雷韵程配合着摆了个兰花指，眼睛以四十五度角斜睨他：“爷，您还满意吗？”

“爷不满意，你整容了？”

“呸！”雷韵程下意识地呸他。看见他抬起胳膊，还以为要揍她，雷韵程灵巧闪身，“你这话太伤人了！”

“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牙套呢？单眼皮呢？包子脸呢？你健康的小麦肤色呢？”在他的印象里，雷韵程就是这样一个谈不上丑但绝对不能算漂亮的丫头，最让他记忆犹新的就是她一嘴森森发亮的小钢牙，现在牙套没有了，他看到的是两溜珍珠似的小白牙，单眼皮的小眼睛变成了漂亮的大眼儿。不能怪封印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来，他从上了航校到现在就再没见过她，有六年了吧？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

雷韵程龇牙，对他做了个鬼脸：“牙套又不能戴一辈子，谁说小时候皮肤黑长

大就一定黑啊？不过……”她神秘兮兮地贴近他，冲他一挑眉，有些挑衅的意味，“没了牙套，亲嘴儿的感觉还不错吧？”

她离得太近，葡萄似的眼珠晶亮晶亮的，长长的睫毛在他眼前忽闪忽闪宛如蝴蝶的翅膀，女孩子的体香混杂着沐浴液的香味轻悠悠地在他鼻间萦绕。封印一下子想到曾对她的恶意取笑——

“哎呀呀，小钢牙妹，你说你长大以后有了男朋友谁敢亲你？还不刮了舌头？”

当时，这小姑娘小嘴巴一瘪一瘪的，眼瞅着就要哭出来。

封印恶劣一笑：“其实哥哥挺喜欢你的，可惜为了我的舌头实在不敢以身犯险。初吻给哥留着啊，等哥练练胆子回来收货。”然后呢，然后封印就被空军招飞招走了，回家的机会有限，那以后他再没见过雷韵程。偶尔回来，他们也因各种缘由没能见面。繁重的飞行任务和日常训练，让他慢慢淡忘了生命里还有她这一号人物，她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唤醒他的记忆。

如今的雷韵程，牙套摘了，双眼灵气逼人，胖乎乎的小脸蛋不见了，下巴小巧可爱，个子也长高许多，整个人活像一个白白净净的烤瓷娃娃，尤其那粉嘟嘟的小嘴唇，真令人爱不释手。

他定了定神，看怪物似的看她，伸出食指戳着她额头，将她推开：“没发育到B就敢强吻男人，你出息了啊，惨遭你毒手的人幸亏是我。”

雷韵程明白他是指她的胸部发育，忖着衣角神色有点窘：“什么叫幸亏？”

“幸亏就是——”封印顿了顿，是啊，什么叫幸亏？

雷韵程眨眨眼等他回答。封印眼珠一转：“哎，我说钢牙妹——程程，”见她瞬间瞪起眼睛，他只好改口叫她小名，“你该不会是故意掉进游泳池，假装不会游泳，等我下去救你，然后趁机对我图谋不轨吧？”

被拆穿了！

雷韵程不以为意地只顾呵呵傻笑：“好像是谁说过初吻给他留着的哦！”

闻言，封印挑眉，眼神晦暗不明地扫着她。雷韵程心虚地不敢看他：“你干吗，这是我生日礼物好不好？”

封印哼笑两声。雷韵程小眼珠一转，摇着他手臂撒娇：“小印哥，你先送我回家好不好？等我哥醒了，看我这样会骂死我的。”

封印的直觉告诉他，有猫腻。这小丫头鲜少叫他“哥”，大多直呼他名字。但他还是答应下来，他要看看这妮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封印开车一直把她送到楼下，父母都不在家，雷韵程很想问他要不要上去坐坐，但她心里有鬼，着实不好意思发出这么成人式的邀请。

“你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拿点东西很快就下来。”

像是怕他不同意，她说完一溜烟似的跑回楼上去。一会儿，她又一溜烟地跑回来，递给他一本书。

封印才翻两下，就看见了里面夹着的东西。顿时，他眉头蹙成死结，拿着那张空军飞行学院考生报名表冷着脸问：“这是什么？”

“空军——”

“我知道，我认字，我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封印不耐烦地打断她，“逸城说你想考的是警校。”

“那是他想，我不想，我要和你一样做飞行员。”雷韵程趁他不备，一下把表格抢回去，宝贝似的重新在书里夹好。

“开什么玩笑？你当这是过家家酒呢，那是你想就能做的吗？”

“你能为什么我不能？”雷韵程倔强反驳，“我是认真的，你们怎么都是这副口气，好像我在胡闹。”

“你就是在胡闹！”

“我没有！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是小孩子了！你睁开眼睛看清楚，雷韵程不是小孩子了！”

封印眯眼，眼前这个像头小狮子似的冲他大吼的女孩子似乎真的和几年前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容貌和身高的变化。封印说道：“如果你喜欢飞行，可以去民航，不必非要选择空军，民航相对安全。”

“我就要进空军，和你一样成为战斗机飞行员，而且，我有这个信心能做到，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下而已，并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她的自信满满让封印心里莫名其妙地堵了一把火。在她转身之际，封印蓦地伸手拽住她，抬起她的下巴，仔细端详：“我怎么有种错觉，你进空军并不是为了飞。”

雷韵程没有闪躲，而是大胆迎上他的目光：“那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呢？”

封印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她的眸底闪过的是一种类似志在必得的光芒。

下晚自习的铃声响过很久，晏琪搞定最后一道题，合上练习册，整个自习室只剩下她和雷韵程。“几点了还不回家，你打算睡这儿吗？”

“明天又要测验了，我还没看完重点呢。”雷韵程皱着小脸，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加快了收拾书本的动作。今晚封印有同学会，这个时间应该快散了。

晏琪换成鄙视的眼神瞟她：“你哪次测验不是第一，这么拼命给谁看呀？”

雷韵程冲她暧昧地挤挤眼：“那你这么拼命又是给谁看呀？”

说到这个，晏琪难得显出娇羞的模样。两人有说有笑走出校门。晏琪朝对面马路望去，“唉，这么晚了，雷逸城还来接你吗？”

雷韵程的家距离学校比较远，雷逸城常在下班时顺便接她回家。晏琪是雷韵程最好的姐妹，虽然两家在不同方向，雷逸城还是很有风度地一道送她回家。不知是否因为晏琪和雷韵程的关系，他从未注意过晏琪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态度。好在晏琪也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并不急于说破自己的心思，能常常见到他，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雷韵程看看表：“应该有案子在忙吧，他这几天挺辛苦的，都很少回家。”

她怎会不知好姐妹的心思，只不过尚未找到机会告诉她，雷逸城不是不喜欢她这型的女生，而是因为他早已有了倾心多年的女友。每次，她想谈这件事，晏琪都以各种装傻充愣的理由打断她。她隐隐感觉晏琪心里是明白的，便不再提及此事。

雷逸城不来，两人只有分道扬镳，各回各家。

封印这次休假回来，每天都在玩乐中度过，活像刚被释放的犯人。在部队的生活很是单调，飞行训练常年如一日，娱乐活动少得可怜，休假时间有限，他只好趁机好好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今天是和一拨老同学聚会，大家都带着男女朋友到场，来的人比较杂，有人包了场只为玩个痛快。把杯里最后一口酒喝光，封印觉得无趣，和大家打了招呼拍拍屁股走人。以前的哥们儿，除了雷逸城从警外，大多子承父业从商。或许是当兵当久了，封印越发看不惯这个圈子里那些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当初，若非他执意选择飞行员这条路，想必此刻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来到停车场，封印正要开车门，听到后面一阵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清脆声响，并且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女人纤细的身影逆光走来。

夏炎凉美丽的眼睛微微弯着，红唇扬起：“嗨，好久不见了。”

封印嘴角扯出一抹微笑，相较平时温文尔雅了几分：“你好。”

他略显淡漠疏离的两个字，让夏炎凉心头一酸：“封印，你刚才没看到我吗？”

“看到了，里面人多，怕给你带来不便，就没找你，抱歉。”

两人曾是最被看好的情侣，封印在外传闻再多，旁人不过一笑置之，而提及夏炎凉的名字，没人不知她曾是封印的心头肉，至于两人最后为何分手，却是鲜为人知的。

封印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夏炎凉眼底不经意流露而出的分明是几许悲伤。

夏炎凉来到他面前，纤纤玉指在他衬衫扣子上漫不经心地描摹着，越靠近，头几乎埋在他胸前。

似有若无的熟悉气息勾起两人的回忆，封印勾着嘴角垂眸睨着她，保持着双手插在裤兜里的姿势，什么都没说，也并未拒绝。夏炎凉把两只手搭在他腰间两侧，一寸寸环住他劲瘦的腰。

“你还在用这个牌子的浴液？”她微微吊起眉眼，柔柔地看他，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

听出她的暗示，封印沉默片刻，刻意低头，唇附在她耳畔：“我这人，念旧。”

雷韵程背着书包坐在石墩上，手捧英语练习册，不时抬头看她正前方拥抱的一对男女。准确地说，是女的紧紧抱着男人，男人看上去却是无动于衷。

她前一刻还在暗自欣慰，下一刻就看见女人上了男人的车。她眯眯眼，利落地跳下来，噔噔噔跑过去。

不知从哪冲出一个人影倏地挡在车前，封印心头一惊，迅速踩下刹车，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夏炎凉因惯性作用，身子向前猛冲了一下，幸好有安全带，才没撞到头。

封印看清忽然杀出来的人，脸色顿时沉下来。

“死丫头你不要命了！撞到你怎么办？想死还要拉上我当垫背的？”封印一下车，就气急败坏地骂开，举起手恨不得揍她。

雷韵程下意识地缩脖子：“你不是没撞着我吗……”

“万一呢？我不得被你爸扒了皮！”

“哎呀不会的啦，你一开战斗机的还应付不了这点小险情吗？”

“你还敢回嘴！”封印用力掐了掐她的脸，“再不许这么吓唬我了！”

雷韵程差点儿痛出眼泪，捧着脸嘟囔：“你害怕了哦？怕我出事吗？”

“废话！”封印瞪她一眼，这才发现她还是一身的校服，“刚放学？不回家怎么到处乱晃？”

她偷偷扬起小嘴：“就是回家路过啊，谁知道这么巧碰到你啦。”

“从这到你家开车至少二十分钟，你哪门子的路过？”封印毫不留情地戳穿她的谎言。

“我利用下晚自习的时间练习跑步，听说飞行员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我都锻炼了好多年了。”她不痛不痒地回答，把自己这些年经历的磨炼一语带过。

好多年？这丫头早就打算报考飞行员了？

封印还未说话，她的手机适时响起，雷韵程连忙接通。

“你又上哪儿混去了？”雷逸城处理完警局的事回到家都十一点多了，饿得只剩前后两层皮。做夜宵时，他本想问她要不要一份，没想到不仅没看到她老老实实地在房间学习，干脆连她的鬼影都没见着。

“呃……我在外面看书呢。”为了不引起他的反感，还是不要坦白的好。

“少扯淡！让封印快点把他那点破事处理了赶紧送你回来。我刚才问过晏琪，你们明天还有测验。”雷逸城语气严肃地下着命令。

她惊讶地张圆了嘴巴，若不是手机上显示的来电确实是家里的号码，她都以为自己被他跟踪了：“你怎么知道我和谁在一起啊？”

“很不幸因为我是你哥。”雷逸城看了一眼客厅，声音低了些许，“爸妈回来了。”

雷韵程的小脸皱成一只小包子：“爸的情绪如何？”

“看不出来，不过依经验判断，他生气了。”

他们一唱一和，夏炎凉看在眼里有些不耐烦：“封印，你们认识吗？”

封印点点头：“雷韵程。”

夏炎凉惊讶地挑眉：“逸城的妹妹？长这么大了？也变漂亮了，我记得她小时候……”

“封印！”雷韵程这边结束了通话，把书包直接往他怀里一推，“我哥让你处理好你的……事，赶紧送我回家，我明天还要考试。”说完，她才把注意力移到夏炎凉身上。

“女大十八变没听说过？哦，我忘了姐姐一直都是个美人，这么多年了还和原来似的看不出多大区别，保养得真好。”

夏炎凉看着这个小丫头大摇大摆地坐进封印的车里，还是副驾驶，她转过头来看封印：“真是个伶牙俐齿的姑娘，讽刺人都不带脏字的。”拐弯抹角地说她老。

“她还小，别在意。”封印很有风度没笑出来，“我得送她回家，改天？”

夏炎凉本想提议给雷韵程打车送回去，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不以为意地耸肩，临走前，把写着自己电话的卡片塞进他衬衫口袋里。

回家途中，封印的嘴角一直微微上扬着。雷韵程撅起小嘴：“你心情很好哦！”

“还行。”他单手握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下巴，“雷逸城原话是什么？”

“啊？哦，他说让你快点处理掉你的破事。”雷韵程如实回答，并加重了

“破”字的发音。在女人面前要给男人留足面子，她还是懂的。

他低笑，这才是雷逸城说话的风格。

“你心情好是因为旧情人重逢吗？”雷韵程试探，“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封印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你对我的事知道得还不少。”

“有件事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问完这句话，雷韵程发现他的嘴角笑意消失了，“那你当我没问过。”

不管他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的目标都是把他拿下，让自己的名字变成他的答案。

封印下意识地咬了咬嘴唇，想起那晚的吻：“那个……真是你的初吻？”

“不然你以为呢？”

“你够听话的，说让你给我留着你就真留着了。交过男朋友吗？就没被亲过？”

“谁个跟你一样滥情，我很专情的。”

“胡闹。”封印严厉地拍了一下她的头，不自觉地拧眉。

很快送她回到家，她下车之前，封印扔下一句话：“程程，听哥话别报飞行员，你吃不了那个苦。还有，你太小了。”雷韵程刚要开口就被他堵回去，“年龄和胸，哪一条都达不到我的标准，女孩子不要太要强，没好处的。”

目送他的车开走，她低头瞅了瞅自己微微鼓起的胸前：“年龄会长，胸……也会的。”

她低落的情绪在进门之前就已调整好，只发现雷逸城坐在沙发上撑着头看电视。

咦？没发现敌人。她换好鞋子蹑手蹑脚地溜进去，低声问：“爸爸呢？”

雷逸城同情地看了她一眼，赏她一个冷哼。

“我们家的小公主回来了？”一道温和而低沉的男性嗓音自她背后传来。雷韵程惊了一下，如芒在背。

糟糕！敌人出现了！

她转身换做一副惊喜的表情，乖乖女似的扑到父亲怀里：“爸！你回来得这么早啊？怎么没和妈在日本多玩几天呢？”

雷恺嘴角一勾，明明笑意温柔，雷韵程却看出一丝愠怒在里面。雷恺道：“嫌我回来早了？我怕再不回来，我女儿要改随夫姓，姓封了。”

他最后那几个字咬得极轻却也极狠，雷韵程顿时手脚发麻。完了，爸爸真生气了。

要说雷韵程长这么大最怕的人其实不是哥哥，而是爸爸。雷逸城的脾气不算好，但他喜怒的表达方式很直接，高兴就是高兴，生气就是生气。但雷恺不同，人前永远勾着唇浅笑的模样，雷韵程最怕他这种笑面虎，总是猜不透他的想法，但这一次，雷韵程知道他是真动气了。

她机警地挺直腰背，万一他有想打她的意图，她就能第一时间逃跑。

“爸，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你的女儿当然姓雷了。”

雷恺扫她一眼：“放学不回家，去哪儿了？”

“跑步。”

“只是跑步？”

“……见了封印。”

“见他做什么？”

“他休假之后就要回部队了嘛。”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雷恺轻悠悠地问，眼底已经在酝酿一场风暴。

雷韵程丝毫没有察觉，她不是一个遇事会临阵退缩的人，她打算和父亲坦白。她跑回房间，拿出一张表格给雷恺，坚定地告知他一个足以让他暴怒的决定。

“爸，我要参加空军招飞，我要做飞行员。”她说的是“要”，而不是“想”。

雷逸城一直暗自观察父亲的表情。雷韵程话音刚落，他腾地起身，一把将她拽到身后，尖锐而惊心的破碎声跟着响起——

一个价值不菲的古董花瓶被雷恺狠狠打翻在地，霎时粉身碎骨。屋内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静得雷韵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如擂鼓的心跳。

巨大的力道使得碎片从地上弹起，好巧不巧地刮在雷逸城的小腿上，碎片锋利的边缘把小腿割出一道细长的口子。雷逸城单手背后攥着她的手腕，悄悄用力捏了捏。雷韵程咬咬嘴唇，雷逸城在暗示她别再多言。

“程程还小，你别吓着她。”雷逸城说完，就在心里鄙视自己，这理由可真够没有说服力的。

“她还小？我只看出她恨嫁之心倒是不小了！”雷恺冷声嗤笑，“你滚一边去。”

“爸，她明天还有考试，再说你刚下飞机……”雷逸城岿然不动。雷恺薄唇抿得僵直，两个几乎同样高大的男人就这么对峙上了。

“听说封印回来，你还带着程程去他那玩了？你和他称兄道弟也就罢了，怎么能让你妹妹和那种人走得那么近？”